

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



中國語言學文庫

第三輯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

DUNHUANG SHUYI YUYAN YANJIU

張小豔 著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

《中國語言學文庫》第三輯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

張小豔 著



商務印書館

2007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張小豔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

(中國語言學文庫. 第三輯)

ISBN 7-100-04917-2

I. 敦… II. 張… III. 書信-寫作-研究-中國-古代
IV. H15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14452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2005 年度浙江省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成果

項目編號:NQ05YY02

DUNHUANG SHUYI YUYAN YANJIU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

張小豔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北 京 龍 興 印 刷 廠 印 刷

ISBN 7-100-04917-2/H · 1203

2007年6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4

定價: 25.00 圓

目 錄

序	王 鏐 1
凡 例	4
第一章 緒 論	6
第一節 “書儀”概述	6
一 “書儀”的性質——兼有“書”“儀”的著作品目	8
二 “書儀”的內容——“範本”“儀注”兩者兼具	11
三 “書儀”的形式——書面、口頭兼具的參考文字	16
第二節 敦煌書儀及其研究概況	18
一 敦煌書儀寫卷簡介	18
二 敦煌書儀研究概況	39
第三節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的方法	44
一 審形辨音	45
二 同義類聚	48
三 語境還原	53
四 縱橫考探	59
五 背景考察	66
第二章 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的價值	70
第一節 書儀的語料價值	70
一 語料時代的可靠性	70
二 語料內容的真實性	71

2 目 錄

三 書儀用語的特殊性	96
四 儀注說明的準確性	97
第二節 書儀語言研究與書儀整理	99
一 祛除疑惑	100
二 匡正謬誤	103
三 補充漏校	117
第三節 書儀語言研究與辭書編纂	124
一 增補失收的詞目	125
二 添加遺漏的義項	141
三 糾正錯誤的釋義	149
四 提供恰當的例證	166
第三章 敦煌書儀的文本特徵	187
第一節 紛繁的俗寫訛字	187
一 俗字	191
二 訛字	212
第二節 特殊的抄寫符號	223
一 敬空符	224
二 刪除符	226
三 重文符	229
四 乙字符	231
五 章節符	232
六 點讀符	233
第三節 衆多的別本異文	233
一 異文的類型	234
二 異文的價值	238
第四章 敦煌書儀的內容特色	247
第一節 書儀的文體特色	247

一 序例說明,正文夾注	247
二 駢散兼行,以駢為主	248
三 格式謹嚴,自成一體	255
第二節 書儀的用語特色	257
一 構成豐富,雅俗並重	258
二 格式套語,減省縮略	278
三 尊卑差異,等級森嚴	279
第三節 書儀的時代特色	281
一 反映唐五代時期現實生活的語彙	281
二 反映唐五代時期特有的用字習慣	285
第五章 敦煌書儀新詞新義研究	290
第一節 書儀新詞新義的概貌	290
一 語體風格的典雅性	291
二 語彙構成的系統性	293
三 語義表達的形象性	296
四 語詞運用的地域性	298
第二節 書儀新詞的產生途徑	300
一 同義複合	300
二 語用構詞	309
三 隱喻構詞	313
四 化用古語	317
五 縮略成詞	322
六 類比構詞	326
第三節 書儀新義的衍生機制	330
一 聯想生義	330
二 相因生義	338
三 歧解生義	340

4 目 錄

四 轉換生義	343
第六章 敦煌書儀同義詞研究	353
第一節 同義詞產生的語境——書儀的固定格式	353
一 吉書儀格式	353
二 凶書儀格式	354
第二節 書儀同義詞例釋	356
一 “書信”類同義詞	357
二 “禮物”類同義詞	365
第三節 書儀同義詞的“級差”	373
一 問候用語	373
二 結尾套語	379
第七章 敦煌書儀語彙的形成與流變	384
第一節 敦煌書儀語彙的形成	384
一 書儀語彙對魏晉書帖用語的繼承	385
二 書儀語彙對魏晉書帖用語的革新	391
第二節 敦煌書儀語彙的流變	399
一 書儀語彙對宋元尺牘用語的影響	399
二 宋元尺牘用語對書儀語彙的改造	401
結 語	407
徵引文獻	410
主要參考文獻	423
語詞索引	427
後 記	433
專家評審意見	項 楚 437
專家評審意見	吳福祥 439

序

小豔同志的博士論文《敦煌書儀語言研究》即將問世，而且是由全國一流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件令人高興、值得慶賀的事。

書儀是敦煌文獻中比較特殊的部分，是古人關於典禮儀注和書札體式的範本，口語程度較高，遣詞造句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語言研究價值。從文獻學的角度，探索書儀的歷史文化內涵，學界前輩周一良先生已導夫先路，趙和平等中年學者繼踵而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迄今為止，這部分珍貴資料尚未引起語言學界尤其是近代漢語研究者的足夠重視，相關論著罕見。小豔的論文《敦煌書儀語言研究》以現存一百餘件敦煌書儀寫本為主要材料，從語言的角度對這部分珍貴文獻作了全方位的系統深入的研究，選題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作者詳細論述了這種特殊文體的語言研究價值、文本特徵、內容特色，並著重探討了其中的俗別字和新詞新義，以及某些具有特色的同義聚合。分析與結論大都翔實可信，往往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糾正語文辭書和古籍整理著作的未盡未確之處。作者對書儀中俗別字的辨認和詞語的考釋，都很見功力，不少被誤認的俗別字和被誤解的俗語詞，都經過作者的研究而獲得正確的解讀。這樣的解讀並不是憑空臆測，或只從單例孤證出發的以偏概全，而是有理有據，從敦煌文書和其他傳世文獻中找到大量佐證，因而可信度很高。能做到這一點，首先要肯下死功夫，熟悉敦煌文書和其他古籍；其次要細心，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能發現有用的材料並加以匯集；另外還要有科學的頭腦和正確的方法，才能透過表面看本質，得到正確的答案。作者把自己研究敦煌

2 序

書儀所採用的方法加以歸納，提出“審音辨形”“同義類聚”“語境還原”“縱橫考探”“背景考察”幾條，其中後四條特別適宜于敦煌書儀語言的研究。這些方法既繼承和借鑒了前人的經驗，又有作者自己的獨創性，對於其他古籍的字詞考釋也非常有用。

俗別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但本書的價值不止於此。其中“書儀新詞的產生途徑”“書儀新義的衍生機制”“書儀同義詞的級差”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較深入，富有新意。這說明作者不僅有訓詁學的功底，而且能從理論層面考慮詞彙問題，這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本書的公開出版，不僅對古籍整理和辭書修訂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而且對近代漢字和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也很有啓發。

本書初稿作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在答辯時曾獲得與會同行專家的熱情肯定。蔣紹愚先生稱之為“敦煌文獻語言研究的優秀之作”。項楚先生則認為，“由語言角度（對書儀）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當首推本文”。別的專家也認為“多所創獲”“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在答辯之後，作者又根據與會同行專家提出的意見，作了進一步的打磨修改。雖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書儀語言歷時變化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等，但這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只能俟之異日。

本書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績，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導師張涌泉教授指導有方；二是靠作者自身的努力。作為作者碩士階段的指導教師，我在這裏不妨對作者攻讀碩士學位前後的一些情況略加介紹。作者出生在貴州邊遠山區農村，原就讀于遵義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畢業時以前三名的優異成績保送到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插班生，完成本科學業。隨即考入貴州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碩士點，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入學考試成績為歷屆省內考生之最。入學後學習一貫踏實刻苦，各科成績優良。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由於出身農村，家境貧寒，她每逢假期都要回家幫助父母幹農活，有時還要挑菜到縣城出售。這是現在一般女孩子難於做到的。古人說：文如其

人。又說：爲學即爲人。這種爲人與爲學爲文的辯證關係在作者身上得到再一次的生動體現。

王 鎔

2005 年 7 月 6 日

於花溪河畔

凡 例

一、文中所引敦煌文獻資料，一般據《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簡稱“上圖”）、《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簡稱“上博”）、《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簡稱“津藝”）、《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簡稱“北大”）。文中“北”指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伯”指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伯希和（P. Pelliot）編號；“斯”指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藏敦煌卷子斯坦因（M. A. Stein）編號；“俄敦”則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卷子編號，而“俄弗”為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弗魯格編號。

二、引錄敦煌文獻時，缺字用“□”號表示，缺幾字用幾個“□”，不能確定者用“□”號表示，缺字據上下文、文意或異本補出時在缺字標記後用圓括號注明。模糊不清無法錄出者用“囧”號表示，缺幾字用幾個“囧”。如原卷本身有脫字，則加“[□]”號表示之，脫字據上下文或文意補出時外加“[]”號。文中引用前人整理過的敦煌文獻，其中校錄符號與此有異者，也一律依原卷實際情況改用上揭符號。假借字、訛字在原字後用“（ ）”注出本字或正字。

三、若同一寫卷上抄有不同內容的文書，則在卷號後注明其在卷中次序。如：斯 4571 號背/2《某年三月隨使宅案孔目官孫延滔謝僧弔儀狀》，“/”後的“2”表明其在該卷文書中居於第“2”的次序。

四、引用敦煌文獻資料標明卷號，引用其他文獻資料在引文後用方括弧[]標注文獻序號及具體頁碼（用上標），以便稽核。如《龍龕手鏡》在徵引文獻中的序號為“154”，而所引例句在該書 45 頁，則在引文

後標注：^[154]〔頁 45〕。

五、引文中除與本文說明內容相關的俗字別體，以及爲了不影響行文意義而酌情使用的簡體字外，其餘均改作通行的繁體字。

六、爲凸顯文中論及的字、詞、句，引例中皆以下劃綫標示之；若同句中有與之詞義相同、相關或相反的語詞，則以波紋綫標注，以相互參證。

七、文中常用書名使用簡稱者，則於徵引文獻相應書名下以波紋綫標示之，如《漢語大詞典》，表示文中《漢語大詞典》簡稱作《詞典》。

八、爲求行文簡潔，文中稱引前修時賢之說，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敬請諒解。

第一章 緒論

什麼是“書儀”？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本章主要探究“書儀”的內涵，確定“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的對象；分類闡述現存敦煌書儀寫卷的概貌及其研究狀況，從而提出進行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的主要方法。

第一節 “書儀”概述

研究敦煌書儀的語言，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語料範圍的確定，即敦煌文書中哪些屬於書儀，哪些不屬於書儀。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弄清什麼是書儀。關於“書儀”的界定，學術界存有諸多不同的看法：

1. 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①
2. 舊時士大夫私家關於書札體式、典禮儀注的著作，通名書儀。^②
3. 所謂書儀，是寫信的程式和範本，供人模仿和套用。^③
4. 《書儀》者原為儀注之流亞，隨時移易，成為古代士庶等知識分子日常生活中應對進退之書信格式及儀節制度。^④
5. 書儀內涵的界定應該是以公私往來信札為主體，兼有吉凶禮儀儀注的專名，而“放良文”“放妻文”“結社文”“祭文”“臨墳文”一類供人們寫某一類應用文的文範則不應歸入書儀類，即使是“廣義”和寬泛

① 司馬光《書儀》前所附《四庫全書提要》，頁458。

② 《漢語大詞典》“書儀”條，頁3042。

③ 周一良《書儀源流考》，《唐五代書儀研究》，頁94。

④ 黃亮文《敦煌寫本張敖書儀研究》，頁2。

的書儀概念也不應包括這些“文範”。^①

6. 從目前所見存的“書儀”來看，不外兩種類型，有包函萬象內容的綜合“書儀”和按月令編纂而較為單純的朋友“書儀”，就內容及性質而論，都是屬於個人使用的吉凶禮儀的書面範本或言語應對之參考文字。至於表狀箋啓類書儀，以其為公文書啓及官方往來的信函，非屬私人應用參考的“書儀”類，不是狹義的“書儀”定義。……今日見存的書儀寫本都是服務世俗的著作，雖然也曾存錄僧道等與世人來往的信函，畢竟還是為一般大眾服務的作品，我們仍然看不到釋門自己的界定，可惜曇瑗寫定的《僧家書儀》五卷已遺失，否則對於這類齋會中的文字是否可以被視為書儀也就更加清楚。……不過，從狹義的書信定義去看這類齋願文，當然不是書儀；如果從比較廣泛的定義來說，都可以把它視作法會儀式過程中的參考記錄，說它是書儀也不會背離定義太遠，就源流而論，更無問題。^②

7. 書儀即書翰儀體，書翰指書牘規範，儀體指禮儀作法。而單純地認為書儀只是書札體式，是不符合實際的。全面的說法應該是：書儀是舊時關於書札體式、典禮儀注的著作，或為士大夫私家著述，或為奉詔製撰。^③

8. 書儀從一般的意義理解，是書信的程式與範本。^④

9. 書儀，顧名思義，即書的儀則。然而這裏所謂的書，並非一般意義上對一切文字著作的泛名，而係指“著文簡牘，以通語也”之“書”，是為書信一類告語文字的通稱。換言之，書儀也就是對於此類文字寫作

①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訂補》，《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31。

② 王三慶《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諸文要集〉一卷研究》，《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天津出版社，2000，頁162-163。

③ 陳靜《書儀研究》，頁4。

④ 吳麗娛《唐禮摭遺》，頁1。

的格式辭樣具有典制規範性能的一種著述品目。^①

綜觀以上諸家對“書儀”的定義，其分歧的焦點主要在於：1. 是“文範”還是兼有“書”“儀”的著作品目？即書儀定義的廣狹問題。2. 僅是“書札範本”，還是“書札”“儀注”兼具？此為狹義書儀內部存在的分歧。3. 是書面範本還是書面、口頭兼具的參考文字？這是對書儀表現形式的不同意見。對以上疑問與分歧，我們有必要逐一地加以辨正和澄清，以便求得對“書儀”的確解，明確研究對象。

一 “書儀”的性質 ——兼有“書”“儀”的著作品目

“書儀”究竟是廣義的各種應用文範的統稱，還是狹義的指兼有“書札體式和典禮儀注”的專名？要回答這一問題，還得從“書儀”的來源及其詞義說起。就目前所見文獻看，“書儀”一詞最早見於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該書《風操》云：“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292][頁 78]}當時“書儀”似已成爲某種著作的專名。然它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著作呢？這可從隋代書目的著錄與歸屬中找到答案。《隋書·經籍志》史部儀注類記載“書儀”類著作有十二種之多：《內外書儀》四卷，謝元撰；《書儀》二卷，蔡超撰；《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朓撰；《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弔答儀》十卷，王儉撰；《書儀》十卷，王弘撰；《皇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吉書儀》二卷，王儉撰；《書儀疏》一卷，周捨撰；《書儀》十卷，唐謹撰；《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撰^{[206][頁 971]}。以上撰著多以“書”“儀”命名，僅就題目難以窺知其具體內容，由其歸屬却可推知其性質。《隋書·經籍志》中，這十二家書儀全歸於“史部儀注類”，而該類所收多是歷朝各代所修官私禮書儀注，將書儀列入其中，似亦被看作“禮書儀注”類。就

① 杜琪《書儀緣起蠡測及敦煌書儀概說》，《社科縱橫》2002年第6期，頁69。

著者看，除唐謹爲北周人外，其餘皆屬南朝人。時代先後上，最早的是王弘。“他主要生活在晉宋之際，曾官至太保，《宋書·王弘傳》稱其“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206][頁 1322]}。傳中所云“書翰儀體”，殆即時人對“書儀”的理解和認識。六朝史書中每謂“書札”爲“書翰”，《南齊書·張敬兒傳》：“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164][頁 466]}例中“書翰”與“書”並現，其義相同。《梁書·昭明太子傳》：“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144][頁 166]}《陳書·孔奐傳》：“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奐。”^{[12][頁 284]}此二例中“書翰”亦指“書札”。同時，在六朝前後的文獻中，又習見“儀體”一詞。《南史·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165][頁 1667]}言師知善“儀體”，故“朝儀多闕”之時，“儀注”每爲師知所定。此“儀體”或即《孔奐傳》中所云“儀注體式”。且文獻中表書札義的“書翰”“書疏”常與“儀體”並列連用，如《晉書·薛兼傳》：“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118][頁 1832]}其中“書疏儀體”與上揭《王弘傳》中“書翰儀體”義同。由此可見：“書儀”是由“書”“儀”兩個語素並列而成的雙音複詞，其中“書”指書翰、書疏，即尺牘書札；“儀”指儀注體式、禮儀作法。也就是說，“書儀”不是“文範”，而是一種兼有書札體式和典禮儀注的著作品目。

由《昭明太子傳》中“書翰並依常儀”可知：“書翰”到齊梁時代，已形成一定的標準和範式。“書疏之興，其來自久，上皇之世，鄰國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無不貴於斯矣。降及三五，迄於漢魏，憲章道廣，箋記鬱興，莫不以書代詞，因辭見意。《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書之濫觴也。春秋之時，子產、叔向已有往復，爰自李斯、樂毅、少卿、子長，殆不可勝紀，並直陳其旨。至於稱謂輕重，闕而不聞。暨齊梁通

賢，頗立標統。”^①言齊梁時書翰的製作已具有一定的體式規範。其實，這種範式早在西晉時就已初露端倪，書法家索靖所書《月儀帖》，即是以法帖形式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書札範式，錢鍾書稱之為後世的“書柬活套”^②。此種“月儀”魏晉時較為習見，《初學記》卷四“歲時部”元日條引王羲之《月儀書》：“日往月來，元正首祚，太族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和神養素。”^{[13][頁63]}言辭字句與索靖《月儀帖》極為相似，“月儀”當時似已成為一種書札範式流行於世。《隋書·經籍志》中，這種屬於書札範式的“月儀”被歸於經部“小學類”，孫吳郎中項峻《始學》後，即注有“《月儀》十二卷，亡”^{[206][頁942]}。由此看來，“月儀”作為書札範式流傳於世，殆因其被當作童蒙教材，供兒童抄寫習誦而使然。這與敦煌書儀得以廣泛流傳並留存下來的原因極為相似^③。在“月儀”影響下，接連出現了一些按月編排的書札範本，如昭明太子的《錦帶書十二月啓》以及吐魯番出土的高昌書儀。這些“月儀”類書札在社會上廣為傳布，後來便成了敦煌書儀中“書札範本”的雛形。在“月儀”類書札體式流行的同時，魏晉六朝的高門貴族為了維護其閥閱制度，規範其門風禮教，尤熱衷於“禮制”。因為“人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識材通明於儀禮，士大夫之家，吉凶之重用”^④。於是各種典禮儀注、家儀接踵而現。如：《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晉新定儀注》四十卷，晉安成太守傅瑗撰；《晉雜儀注》十一卷；《宋儀注》十卷；《徐爰家儀》一卷；《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綏撰。然而各種禮經儀注繁綜浩大，難於檢尋，而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言語施為都關涉禮儀，皆須依一定的儀節制度而行，即“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

① 伯3849號《黃門侍郎盧藏用儀例》。

② 錢鍾書《管錐編》，頁1401。

③ 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略論》，《唐五代書儀研究》，頁35-36。

④ 斯6537號背/14《大唐新定吉凶書儀》。